



沈泽花：

“么儿们”的幸福比“最美”称号更重要

本报记者 钟兴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沈泽花引导学生感受发声。



“我愿意把特殊教育和‘么儿们’的故事，讲给更多的人听。”9月10日，2026年全国“最美教师”名单公布，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沈泽花光荣入选。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采访，沈泽花一遍遍讲述着学校和孩子的事。

“‘最美教师’的荣誉固然重要，但我更看重它带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能让更多的人看见、理解、接纳孩子们。”她还是那个沈泽花，从31年前踏上特殊教育的讲台开始，她就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、抓住各种机会，为特殊教育的发展、为特殊孩子的成长“铺路”。

【从让孩子叫一声“爸爸妈妈”开始】

1995年，沈泽花从乐山师范学校(今乐山师范学院)特殊教育专业毕业，被分配至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(以下简称“威远特校”)。

她接手的第一个班是听障班。走进教室，孩子们闹的闹、哭的哭，吵呀纷乱的情景，让沈泽花心疼又难受。

俗话说“十聋九哑”，不少听障孩子在家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，连基础发声都不会。沈泽花下定决心教听障孩子说话，“哪怕只是叫一声‘爸爸妈妈’，对孩子和家人来说，都是极大的慰藉。”

那时候，学校条件简陋，缺少成套语言训练教具。沈泽花就到农贸市场捡回鸡毛、鸭毛清洗干净，或者点燃蜡烛，把纸条、纸张放在学生嘴前，尝试各种办法让孩子们感受发声时的气息变化；她还带着学生闻月季花、菊花的味道，分辨不同味道的同时，学会自如呼气、吸气；她自编自创了唇操、舌操，结合音乐开展语言训练。

孩子们个体差异大，有的进步神速，有的却进展缓慢。“只要孩子有一点点进步，我就比自己拿了奖还开心！”令沈泽花欣喜的是，到小学毕业时，班上的孩子大

多能够说出简单字词，部分学得好的孩子，可以依靠“看话”，用普通话和老师简单交流。

沈泽花不仅对自己班上的学生尽心尽力，也细致关爱着学校其他孩子。小静先天全盲，入校时封闭沉默，沈泽花常常牵着她的手在校园里散步，为她描述花草树木的模样，还买来一台收录机，陪她听曲子、打拍子、讲画面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小静走出阴霾，在阳光下唱起了歌。在沈泽花的鼓励下，小静学会了古筝，后来进入艺术院校深造。

2014年，沈泽花走上校长岗位。她对特殊教育的要求更高了，不仅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，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格的涵养，努力帮助孩子们步入社会。她确立“为残疾孩子终身幸福和发展奠基”的办学理念，选定梅花作为校花，鼓励孩子们像梅花一样不惧严寒、顽强绽放。学校明确“树人德为先、文化打基础、艺体重特长、职教为方向”的育人思路，推行走班教学、分层复式教学，落实个别化教育方案。同时，开设美工、书法、缝纫、按摩等兴趣课、职业课，为孩子的长远发展奠基铺路。

【“和家长像兄弟姐妹一样站到一起”】

威远特校隔壁的一位住户嫌听障孩子发声练习声音大，出言不逊。学生小佳的奶奶听见后，当场反驳：“在沈校长和老师心里、眼里，这些娃娃和自家‘么儿’一样宝贝，你怎么能骂他们？”

而这位挺身而出维护学校、维护孩子的小佳奶奶，曾是老师们谈之色变的“刺头家长”。

小佳从小由奶奶带大，老人极度溺爱孙女，对外界时刻充满防备。入学第一年，小佳但凡出现铅笔弄丢、文具摆错等情况，奶奶都归咎于老师或同学，总要到校“讨说法”。那一年，沈泽花经常外出参会、宣讲，每次回到学校，老师们都会跟她说

起这位棘手的家长。

沈泽花心中有数，之后每次见到小佳奶奶，她都主动迎上去聊天，一口一个“阿姨”，和奶奶分享小佳的进步。她还叮嘱老师们，不要畏惧老人，拿出平常心与善意与之相处。一次次偶遇、一回回闲谈，奶奶用来保护小佳的棱角被一点点软化。小佳毕业后，这位奶奶仍然逢人便说：“特校的老师们都很好！”

接触了大量特教学生的家庭后，沈泽花发现：一部分家长像小佳奶奶，出于愧疚与心疼，对孩子百般溺爱，什么活儿都替孩子包办；另一部分家长，则把孩子送到特校后就撒手不管，把教育责任全部丢给学校。

“只靠学校单方面发力，很难托举起孩子们的未来。老师和家长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站到一起，共同为孩子的未来打算。”成为校长后，沈泽花坚持每月举办一次家校联谊座谈会，和家长们坐在一起“摆龙门阵”，共同探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。

刚开始，不少家长以农忙、外出务工等理由缺席。沈泽花也不灰心，哪怕只来了几名家长，她也“叔叔”“阿姨”“哥哥”“姐姐”亲热地称呼着，细致地给他们讲述孩子在校的表现、进步；传达国家、省市关爱残障儿童的相关政策；分享各级领导、社会各界关心孩子们的爱心举动。

听障学生小荫想考大学，家长却对孩

子的梦想嗤之以鼻。沈泽花带着老师去家访，在农宅里、田坎上、牛圈旁，反复做小荫家长工作，并承诺“学费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”“孩子的未来我们一起扛”，说服家长共同托举孩子，后来，小荫考取了师范类本科院校。

学生小迈的父亲在省外务工，没按约定回家探望，小迈误以为自己被抛弃了，情绪低落，在学校不吃不喝。沈泽花一边疏导小迈的情绪，一边隔着千里和小迈父亲电话沟通，让小迈感受到学校和父亲对自己的关怀，心结逐步解开。小迈父亲感激之余，告诉沈泽花，往后举办家校联谊座谈会，提前通知，他一定赶回来参加。

【“特殊孩子的成长，最缺的是机会”】

2016年春，威远县校长工作会上，沈泽花带着一沓特殊的请柬参会。请柬看上去十分朴素，但纸面上特意印制了盲文与手语标识。会议间隙，沈泽花将请柬逐一送到全县所有中小学校长手中。

“这是准备让我们捐钱？”几位相熟的校长打趣说。

“我们的孩子有表演，你们人来就行，能带上学校的老师或者家人就更好了。”沈泽花满脸得意。原来，为了打破一些群众对特殊孩子的刻板印象，她带着全校师生精心准备了一年多，举办威远特校首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，给特殊孩子搭建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和被更多人看见的窗口。

2016年5月6日，那天的情景，沈泽花至今记忆犹新。沈泽花和特校老师们爱若珍宝的“么儿们”第一次登上舞台，台下的观众不仅有全县中小学的教育同仁，还有

县领导，以及许多家长。舞台上，孩子们克服重重障碍，出色地完成了唱歌、舞蹈、小品等表演；台下，沈泽花和家长们为孩子们的表现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孩子们的表现也让嘉宾们竖起了大拇指。午餐时间，上百名特殊孩子有序往返食堂。全程无人推挤，队伍整齐。遇到行动迟缓、自理能力弱的低年级学生，高年级孩子会主动伸手帮忙开餐、取餐、端餐，流程井然有序。“我们的孩子懂规矩、懂礼仪，能够照顾好自己，也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。”沈泽花骄傲地说。

一些老师和家长顾虑孩子做错、做不好、怕危险，习惯性地包办所有事情。沈泽花却给予特殊孩子坚定、充分的信任，她反复跟家长讲：“父母、老师不可能陪伴孩子一辈子，孩子们只是行动受限，不等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要对孩子有信心，大

胆地、耐心地教导他们去学、去做。”她鼓励老师放手去教，不管是拧开水龙头洗手、整理个人物品，还是日常礼貌用语、规范行走列队，多给孩子做示范，多让孩子动手做。

“特殊孩子的成长，最缺的不是保护，是机会。没有机会，就没有进步。”从生活自理到回归社会，“么儿们”的事，沈泽花事事思虑在前、行动在前。大力推动普特融合教育的同时，她还积极申办“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点”，与乐山师范学院签订“3+2”大专联办协议，全力支持孩子们学技术、考大学，走上更广阔的人生舞台。迄今为止，威远特校已有33名特殊学生考入大学，300多名毕业生顺利就业。

“孩子们都很棒，多一点耐心、多一分包容、多一次接纳，他们也能创造令人意

想不到的价值。”沈泽花时刻不忘为“么儿们”发声，争取机会。校内，她正计划在党委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，全力推进产教融合基地建设，建成桑蚕种养殖园、草花种植大棚、服装加工车间等，帮助不同类型残障孩子掌握谋生技能；校外，她积极对接残联，筹备建设免费康复中心，力争让0—14岁残障儿童享受到完整的康复服务。

(文中学生均为化名)

读懂“尖叫”



山东省聊城市莘县翰林学校 郭庆收

一节公开课，教室后排十几双审视的眼睛凝望讲台，朗读声落，静谧如潮。下一秒，尖锐的嘶喊骤然撕裂这片刻的安宁——小轩(化名)仰头尖叫，身体剧烈扭动，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，前排学生愕然转身，执教教师的手指僵在半空中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，只有小轩失控的声浪在四壁反复碰撞。

小轩是一名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。父母远在外地务工，年迈的奶奶承担起全部照料事宜。他怯于目光接触，日常蜷缩在教室最不起眼的角落，桌椅挪动的声响、走廊的喧哗，甚至灯光角度微小的变化，都足以扰动他脆弱的感官。对他而言，这间坐满陌生面孔的教室，已是一场感官的超载盛宴——光照、人声、节奏、期待，所有信号同时涌来，神经系统的预警红灯急速闪烁。当一切超出他整合能力的极限，尖叫与哭喊便成为他唯一可调用的“紧急制动开关”，不是顽劣，不是对抗，而是一个特殊孩子在失语状态下本能地呼救。

我快步走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蹲下身。没有“别哭了”的制止，没有“安静点”的要求，甚至没有追问“为什么”——此刻的追问，对他而言只是又多了一重感官负担。我轻轻握住小轩微凉而颤抖的小手，将他揽入怀中，一下一下，有节奏地拍抚他紧绷的后背。这是最朴素的行为干预策略：通过规律的深层触觉输入降低生理唤醒水平，用稳定的外部节奏替代内部紊乱的神经信号，帮助他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。

“小轩是被课文里美好的场景打动了，我们一起抱抱他，好不好？”我侧过头，对周围的孩子轻声说。语气平静如常，仿佛这不过是课堂上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插曲，旁边几张稚嫩的面孔默默点头。几秒之后，嘶喊声渐渐低了下去，小轩僵硬的肩膀逐渐松弛下来，小脑袋最终靠在我肩头，呼吸从急促的喘息变为绵长的起伏。

课后，我与资源教师共同复盘，确认了原因：陌生的听课人群、比平日更密集的教学节奏、调整过的灯光照明，叠加在一起，突破了小轩感觉统合能力的临界点。他的尖叫不是在对抗课堂，而是神经系统在过载状态下唯一能执行的保护性程序。而我们常常“误读这样的信号——将感官的求救误认为行为的失范，将失语的呐喊误认为刻意的捣乱。

这件事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理解。教师的专业，不在于掌握了多少高深的理论术语，而在于能否读懂那些沉默的“为什么”——读懂尖叫背后是感官的“溺水”，读懂退缩背后是社交的恐惧，读懂每一次看似无理的爆发，都是一颗幼小心灵用尽全力发出的求助信号。教育的作为，则是将读懂的体谅，化为随时可以给予的稳定支持：一个不评判的拥抱，一组有节律的拍抚，一处安静的角落，一句不惊不躁的话语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，实则是为情绪风暴中的孩子搭建的临时避风港。

每一名情绪失控的孩子，内心都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娃娃。尖叫是信号，不是罪行；慌乱是求助，不是挑衅。他们缺乏的不是管教的力度，而是被理解的温度：他们需要的不是行为的矫正，而是情绪被稳稳接住的安全感。当课堂不再惧怕突发的声音，当教师不急于“灭火”而是首先倾听，教育最本真的温度便由此生发——守护那颗动荡的幼小心灵，安然度过成长途中的每一次骤雨。

融合教育不只是形式上让每个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，而是让我们努力融入他们独特的感知世界，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“我在”“我和你一起”。上一秒的尖叫，是感官世界失序的警报；下一秒的拥抱，是教育者的专业回应。读懂尖叫，就是读懂一颗无法言说的心；接住尖叫，就是接住一个渴望被理解的生命。

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共筑尊师重教风尚